

鬼谷子著

萬家寶鑑

萬象隨筆

版權仍歸著者所有

每冊定價五十元

著者 鬼谷子

發行者 總動員出版社

福建南平畫錦坊

印刷者 東南日報印刷廠

經售者 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出版

自序

東髮就傳，讀書無成。壯歲奔波，輪蹄消蝕。蠅屈報林，忽踰十載。身無長物，惟一毛錐。不能寫驚世巨篇，偶爾綴雕蟲小品。落花水面，俱納毫端；半爪片鱗，都羅腳下。故曰：「萬象隨筆」。

余文立意，一以「國家至上」「勝利第一」爲指歸，間涉談諧，不失莊重。自謂尙近人情，未乖世道。

其取材也：或引古老陳言，或取眼前景物，或拾人牙慧，或自出機杼。信手拈來，不拘一格。雖帶「時代味」，亦露「頭巾氣」。或喜其知無不言，或病其述而不作。知我罪我，其惟隨筆。

惟是興來搦管，急就成篇，說事道人，謬誤不免。博洽者哂之，愛我者正之。鬼谷子爲古人，余名音韻諧似，假以爲號，非僭獵也。

三十二年元旦，於劫後信江。

萬象隨筆

69066

鬼谷子著

目錄

自序

烽煙瑣語

人物外篇

郭俊春秋

倭事紀聞

方輿訂鈺

姓氏探幽

新象集錦

黃華別譜

當言盡言（代跋）

一

一〇

二一

三二

四六

五七

六八

七三

七六

烽火人語

和平非至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
犧牲不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

蔣委員長

倭患今昔觀

溫州有明代平倭紀念碑，九一八禍變後立，劉紹寬氏撰碑文，勒石垂遠。文長千餘言，中論倭寇一段云：

「……………明史日本傳，謂方國珍、張士誠相繼誅戮，諸豪亡命，往往糾島人入寇濱海諸縣。此倭寇之一因也。朱執傳言，明初定制，片板不許入海。太平日久，奸民闖出入，勾倭及佛朗機諸國人互市，閩人李光頭、歙人許棟爲之主，勢家護持之，漳爲多，將吏不敢詰也。或負其直，棟等卽誘之攻剽。……………浙閩海防久隳，戰船銷燬，十存一二，倭剽掠輒得志，益無所忌，攻接踵。此又一因也。馬相伯先生云：明寇非盡倭人，中國之經商海外挾貨歸者，官吏輒坐以通盜，誅其人，籍沒之。商民無所歸，因引倭入寇，故能熟諳形勢，深入內地。此又一因也。是則明初之倭寇，皆華人爲謀主，以攻剽爲能事，初非有爭城略地之思。與後來豐臣秀吉之用兵，欲以侵中國滅朝鮮者且大異；而以觀維新後之日本，挾帝國主義以爭取殖民地者，尤不可同年語矣。……………」

按此，則吾國倭患之深，於今爲烈，明代倭寇，技止剽掠，然流毒東南者且二十餘年。矧夫今日，狼子野心，有囊括鯨吞之慾，堅甲利兵，積慮謀我，故受禍必深，禦之亦苦，苦禦以殲敵，欲速則不

孫子有言：「先以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」，此長期抗戰國策之所由立也。

天下之事，莫不因地制宜，隨時應變，爲政若斯，禦患亦然。是故居今而言治倭：曠日持久，乃勢所必然；最後勝利，亦理有必至者已。

浙江平倭名將

吾浙平倭諸將，以朱統爲最先，時倭氛初熾，朱氏提督浙海防軍務，首捕奸人，李光頭、許棟樑皆就擒，惟爲勢家構陷以死，致海寇充斥。張經繼任督務，選將練兵，尋爲趙文華讒死。後胡宗憲起，督剿有方，誅海寇汪直、徐海、陳東、麻葉諸酋，大懲去而倭勢衰。於是四出征討，所在夷滅。其餘戚繼光、俞大猷、盧鏗、湯克寬、牛台錫諸將，皆驅擊得力。迨宗憲以黨奸敗，戚、俞兩將，移師閩粵，浙撫趙炳然乃一鼓盡殲浙寇。

諸將之平倭有功，皆斑斑可靠。而戚氏之召募新旅，教以刺擊法，長短兵迭用，又以南方多藪澤，因地形制陣法，更置戰船火器，治練特精，戚家軍乃聲聞天下。戚氏之名，獨爲世所熟知者以此。

胡宗憲者，詔事嚴嵩、趙文華，人品殊不足論，然倭以治倭，獨著聲績。當時戚、湯諸將甯、台、溫之捷，其方略莫不受成於宗憲。君子論人以恕，胡氏平倭之功，不可沒也。

前舉故實，散見溫州平倭碑文中，爰參合已見，引申其義。

饅頭餡

俗稱墳墓曰「土饅頭」。吾鄉舊有句云：「城外多少土饅頭，城中盡是饅頭餡。」倭寇犯華，勞師黷武，長驅直入，若蠶作繭，若蛾就火，世以「自掘墳墓」譏之。或改前句云：「中國一個土饅頭，倭奴盡是饅頭餡。」哀梨冰劍，妙語天然，可入抗戰文集。

游擊

吾國游擊之名，由來已久。漢時，置游擊將軍，其後歷代皆有之，爲武職散官。及元，始廢。明置之，爲軍營之將官，後此簡稱游擊。清因之，位次參將，猶今之中校。民國初肇，政制不齊，羣閥割據一方，擁兵自固，巧立部曲名號，有置爲游擊者。爾時，浙省嘗有斯制，尋改緝易稱警備隊者也。

近代世界戰陣中，有所謂「別動隊」，蓋別於主力隊伍而言。其戰術合於兵法之「曉東鑿西，避實就虛」，靈動機巧，行蹤飄忽，或乘隙襲，或陰肆破壞，困擾敵人，使其疲竭。其勢若游，其旨尙擊，故又譯爲「游擊」，顧名思義，最稱允切。方今抗倭之戰，吾國因地制宜，舍正規軍外，復專設游擊隊，廣佈宇內，威力甚著，敵人視爲大患。

按此，游擊之名，自漢至清，爲軍旅之官秩，民國後，始爲軍隊之稱號。予則參引新法，勵精督教，儼然成禦侮衛國之勁旅矣。

天地人三陣

唐員半千以武職應岳牧舉，高宗御武成殿，合諸舉人問曰：「兵法天陣、地陣、人陣，何謂也？」

？半千對曰：「向謂星宿孤虛爲天陣，山川向背爲地陣，偏伍雜處爲人陣。臣見不然：夫師出以義，有若時雨，得天命，此天陣也；兵在足食且耕且織，得地利，此地陣也；卒乘輕利將帥和睦，得人和，此人陣也。去此三者，其何以戰？」上嗟賞大悅，對策上第。事見劉肅大唐新語。

今日吾國抗倭之戰，衡量情勢，利兵堅甲，我不如敵；然我得天、地、人三陣之利，敵所不及也。敵閱黷武逞惡，舉世共憤，我爲自衛圖存，明恥教戰，是天命之在我；敵國財窮力盡，度支竭澤，我國地大物博，資源無盡，是地理之在我；敵軍風紀墮敗，弛志厭戰，我軍嚴明忠勇，精誠契合，是人和之在我。具此三者，故可以禦頑敵。

凡此淺率之談，世人已屢言不一言矣。余讀員氏之論，更爲取譬開說以明之。

盲腸與香腸

晉南中條山，爲我游擊大軍策源地，倭寇以盲腸甘之。按盲腸爲人體門大腸上段，上接小腸，下連結腸，有疾曰「盲腸炎」。險惡可致人死。秦西醫，有割治盲腸之術。自戰興以至民廿八年，敵犯中條最力，凡十攻十敗，諸君况之爲「十觀盲腸」。

我軍守中條山，乃用「吃香腸戰略」。此當年某將軍之豪語也。香腸以豕腸實肉製成，山條岡壘綿亘，狀似連串香腸，敵軍累萬聚殲不易，故支裂以破之，若寸斷香腸而愈然。

盲腸香腸，同以腸腑爲喻者也。醫家之言，割治盲腸至難，施術不慎，轉速其死。敵攻中條，已呈久治不起之象。至若香腸之腴美，饕餮家皆知之，佐酒加餐，並饒風味。守禦中條，巧制吃腸戰略，猶

悍繩紮，盡作若蟹之物。割腸吃腸，一則以懼，一則以喜，跳梁倭寇，不將痛斷肝腸耶？

教民戰

日知錄餘卷云：「楊氏據淮南，禁民私畜兵器，盜賊益繁。御史台主薄京兆盧樞上言：『今四方紛爭，宜教民戰。且善人畏法禁，而姦民弄干戈，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。』宜團結民兵，使之習戰，自衛鄉里。」從之。」

此與今日培養民衆武力政策相似。明恥教戰，聖訓所垂；偃文修武，亂世尙焉。

讓土

宋楊尙書玠，致仕歸，舊宅爲鄰里侵佔，子弟以狀白公，公批紙尾云：

「四隣侵我我從伊，畢竟須思未有時。試向含光殿基望，秋風衰草正離離。」

又楊尙書翥，宅旁爲人佔地三尺，或以告公，公作詩云：

「餘地無多莫較量，一條分作兩家牆；晉天之下皆王土，再過些兒也不妨。」

事紀兩數秋雨齋隨筆，晉人盛譽一楊，謂其襟度寬雅。余謂此可爲求田問舍攘產爭域者勸；至若國家疆土，雖尺寸寸壤，宜必永保勿失，豈可拱手讓人？

方今聖戰猶偉，志在還我河山，有以「侵我從伊」「過些不妨」居心者，厥罪曰「不抵抗主義」。

再接再厲

兒時聞業師言：「昔有士人（憶似爲五代河南人桑維翰），屢困場屋，讀書益苦，或勸其改業，不聽。鑄鐵硯，背鐫句云：「愈讀書不達，某其如命何？愈不達愈讀，命其如某何！」卒成進士。

民十先後，獎券風行，余隣人某甲，傭於人爲商夥，血汗所入，盡購獎券，而無所得。人笑其癡，不顧也。余嘗爲題句云：「愈買愈不中，君其如獎券何？愈不中愈買，獎券其如君何！」無何，果中慈善券三等獎。辭傭自理生業，子母相權，寔成小康矣。

士人求名，某甲求利，求之弗舍，終皆如願以償。然孳孳以求名利，其行固不可爲訓，其志則足以爲法。

抗戰以還，朋輩有徵余題詞者，余皆仿前句書贈之曰：「愈戰愈持久，我其如倭寇何？愈持久愈戰，倭寇其如我何！」

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最後勝利，此之謂歟！

榮譽和平

二次歐戰既起，德軍挾雷霆萬鈞之勢，吞小邦，擢勁敵，若刀破竹，若湯沃雪，時論名之曰「一面倒戰局」。

德軍圍攻法京巴黎，時僅月餘，法軍敗績，勢不復振。宿將貝當拜命組閣，與德議和。盟成城下，刀組由人，亡國之痛，不堪問已。

和議垂成之日，法政府宣言告於世曰：「吾人爲求榮譽和平而停戰。」受迫停戰，屈辱求和，謂之。

榮譽，憂乎遠矣。

有某甲，失足墮水，或拯之起，得勿溺死。甲曰：「余但入水學泗耳」。蓋以墮水爲可恥，故托辭以解嘲也。

「榮譽和平」與「入水學泗」，盜鈴之語，同堪捧腹。

八百壯士

今此倭亂，以七七之數爲星火，燎原於八一三之變。

淞滬之戰，倭以「速決」爲本，以「中央突破」爲用，曰「三週了結滬局」，曰「幾十佔領上海」，狂妄可見。

我軍始計周備，度勢爲戰。主客交綏，亘二月餘。羅店、蘆藻浜諸役，喋血鏖戰，動泣鬼神，敵之隨地無多，而喪師十餘萬，迷夢破矣。

及十月二十四日，獷寇傾巢增援，戰於大場，我軍苦禦既久，困敵已憊，乃於二十七日奉令西撤。我軍之整撤也，以五二四團附謝晉元、營長楊瑞符率兵一營，殿後掩護，據蘇州河北四行倉庫以禦敵。倉儲小麥，可供糧精，周有堅壘，西有挽堡，相爲犄角，利於久守。及大軍盡撤，倉庫孤軍，猶復賈勇獨戰，殲敵盈野。後徇租界當局之請，始揮淚渡河而退，此中外共傳之壯舉也。

曹聚仁先生謂：「全營官兵四百二十一人，爾時虛聲懾敵，濟稱八百，世遂以是名之」。

三十年四月廿四日，謝團長遇刺成仁於上海膠州路孤軍營，滬人弔者廿六萬人。

當年孤軍伏據四行倉庫，爲中南、鹽業、金城、大陸四銀行之業，非今慣稱之中（中央）、中（中國）、交（交通）、農（中國農民）之「四行」也。並誌之。

逃難

倭亂既作，兵陣之地，田廬爲墟，黎庶受戮。倖而存者，則散而流於四方，遠於戰域者，富有之家，亦皆不遑甯處，相率他徙，是曰「逃難」。

夫今日之戰，非同往昔，人無男婦老幼，地無後方前線，無往不「難」，逃乎何有？嘗見逃難他鄉者，或資斧告罄，或兒女相失，甚且有以此喪身者。求生而得死，逃難而罹災，時賢所以有「逃難不若自衛」之言也。

自民廿六冬至翌春，余居故鄉凡三月，所見皆逃難之人，俗呼之曰「逃難客」。什九爲杭人，來已半年矣，曠日持久，無以爲生，典質既竭，至鬻兒女爲食。鄉人爲之謠曰：

「逃難客，有法逃得來，沒法逃得回。旗袍首飾都當盡，賣兒賣女變錢財，賣女身價好，得錢糴白米；賣兒價錢賤，不够吃糠粃。」

逃難客，莫悲哀，大家去當游擊隊，

游擊隊，背洋槍，肩背洋槍打東洋。打倒東洋方出頭，不打東洋吃苦頭，「嘗過南鄉，憩於涼亭，見壁上題句云：

「逃難難，難逃難。」

不逃好，不逃好！」

又有杭人王翁，能詩，居余邨中，坐食無聊，賦七絕十章遣意，茲錄其一：

「武林翹首白雲間，倭亂未平何日還？安得桃源秦可避？悔教逃難到×山，」

翁又以原韻寄軍次最姪，其用韻者一首云：

「男子立身天地間，古來爭戰幾人還？鋤倭勝利終歸我，記取功虧萬仞山。」

右詩雖無與於逃難，然其勉勵後進，有足多者，併追記之。

和平與戰爭

或問：「和平與戰爭何別？」

對之者曰：「和平時，子葬其父母；戰爭時，

父母葬其子。」

是說也，寓言而切實事，笑談而蘊真議。然嚴
洛論，未免略帶「反戰」氣味。

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

孟子

義烏先賢

或以明戚繼光爲浙江義烏人，非也。

按戚公皖北定遠人，字元敬，善練兵，紀律嚴明，嘗以臨陣反顧，斬其長子。嘉靖時，倭寇爲患，公守浙東台、金、嚴三郡，見金華義烏俗稱慄悍，請召募三千人，治練成勁旅，號戚家軍，所向無前，平倭有功。後鎮薊門，邊境晏然。由總兵累官太子太保，著有「練兵實紀」，「紀效新書」等籍。後人不察，以戚家軍爲義烏人，公又擁齋居浙，故有以公爲義烏人之訛。

人物外篇

然義烏一邑，先後嘗出英賢二人：一爲唐之駱賓王，一爲宋之宗澤，請述其事：

駱賓王，七歲能賦詩，工文章，爲初唐四傑之一。武后時，爲臨海丞，棄官。徐敬業起兵討武曌，公爲作檄以告天下，敬業敗，公亡命不知所之，或傳其舫佛而隱。

宗澤，字汝霖，有文武才略。建炎初，爲東京留守，嘗大破金兵。屢上疏望高宗歸汴，爲黃潛善等所阻，憂憤而卒，謚忠簡。

駱宗二公，異世而同邑，並有卓識，有志皆忠貞謀國，又皆不得其志而終。夫天生二賢，人傑地靈，桑梓之瑞，此義烏人之可喜；及觀其生逢艱世，屈志未伸，先後一轍，此不獨義烏人之所悲，亦天下

人所同聲長太息者也。

史閣部有後

世傳明史閣部（可法）無後，請辨其訛：

兩般秋雨庵隨筆載：「聊城鄧東長宗伯（鍾岳）督學江左，時有童生年四十餘，視其卷，署祖名可法，詢之，真閣部孫也。蓋史公督師赴揚，寄紉白下，有孕妾，滄桑後出一子，延史氏之脉，因家焉。錄之邑庠，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」。

吾國崇尚宗法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世俗之念，又以爲忠良賢傑，宜有嗣續。閣部伯道之憂，世皆深抱天道不公之憾，是蓋後人懷念忠烈之思也。

兩般秋雨庵隨筆，清錢唐梁紹壬著，所談掌故，皆信而有徵。閣部孫應試護書事必非虛構也。

方正學後裔

前於史閣部，明季方正學（孝孺）遇害後，一時亦多傳其無後。

明史方正學傳稱：「正學就僇時，二子中憲，中憲，先自經死，無後；惟叔父克家有子孝復，先以事戍慶遠衛，獲免。孝復子琬，後釋爲民。世宗時，松江人俞斌，自稱爲正學後，一時士大夫信之，爲纂歸宗錄。既而方氏察其僞，言於官，乃已。」是史冊所言，亦斷無後。

浙江省圖書館編行之文瀾學報（二十六年三卷一期）載李洙撰「書明史方正學傳後」一文，力

辨史紀之謬。略云：「中憲，中愈，昭穆有誤，又衍「中」字。愈則幼穉，未及於。余斌誤作俞斌，且斌歸宗在萬曆間，非世宗時。至謂方氏察其僞云云，爲旁枝族人撰僞僞錄誣同。正學長子早殤，繼作時，次子憲才九歲，甯海典史魏澤覆之，輾轉投止俞祠部允家，冒姓俞，更名德宗。旣冠，贅於允，改冒余氏。生三子；友直、友諒、友竹。其後孫枝繁衍，先後復姓歸宗。今浙江甯海方氏，卽其後裔」。李氏此文，自謂搜攬羣籍，事校得之，皆鑿鑿可據云。

夫正學固有後，徒以史筆疏誤，致啓千載聚訟之漸，李氏考而正之，賢矣。

遐齡與晚節

世以高齡爲人瑞，非定論也，篤行之士，齒德俱尊，時爲人望，故曰「瑞」。或有邪佞之徒，而老不死，奸惡亂世，是爲人賊。

今日國中，事敵稱奴者，皆落伍軍人與失意政客，復多墓木已拱昏庸腐朽之徒，年事雖高，義理不明，利祿當前，親離臭辨。敵寇之扶植傀儡，必於此輩中求之。

然年老舊軍人中，亦有風骨嶙峋者，曰吳佩孚。吳氏嘗以「三不主義」自勵行藏。垂暮之年，養晦燕京，不問世事。民廿八春，會敵寇謀立「統一」僞府，欲致之以爲魁，卑語危言，誘脅兼施，卒無所動。敵酋意不能絕，復慫恿羣醜，日逞蠱惑勸進。吳氏苦其喧呶，得一逮佞之計，以百金市一棺，陳諸廳事，傳語閹者：「客來，欲有爲逆耳之言者，謝之曰：『主人老，死亦壽，苦相迫，且將一死以明志。』」自是，客跡遂絕。冬十二月四日，此老病逝燕邸，一棺附身，固未嘗奪其志也。

聞之：「松柏後彫。」若吳氏者，年衰而不昏，臨大節而不屈，卒能完璞以終，蓋棺定論：雖百世而爲天下之瑞已。

吳佩孚子

吾國崇尚宗法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自來賢良身後，嗣息有無，往往爲世所論，若明之方正學、史閣部，皆以有後無後，而致後人積年聚訟者也。

吳子玉將軍之歿，海內外莫不憫其暮景而壯其晚節，蓋棺定論，無可爭道。今請言將軍之子。

民二十八春，敵欲挾吳氏以立小朝廷，用岫之說，甚囂塵上，敵僞報章，屢造將軍呼籲和平之電，且傳吳子啓助受命對外談話。尋得吳邸辨認，羣疑始釋。

先是，衆以子玉無子，及見啓勛之名，乃知將軍有後。然猶不知其子之何由出？又不知其爲何若人？一時有稔其家務者嘗道其底蘊曰：「子玉無子，以其弟文孚之子名道時者爲子（佩孚行二、文孚行三）。將軍治家素嚴，絕無縱子濫發政見之理。吳氏尙有一螟蛉子，爲連襟張瑞峯之子，卽夫人張佩蘭之外甥，就委帥邸，呼將軍爲「爸」，夫人爲「媽」。此兒年甫數齡，豈能高談闊論？至吳啓勛實有其人，爲遠枝猶子，殊不爲將軍所喜，非螟蛉也。」

佩孚既歿，報章爭載吳邸治喪訂禮，孝子爲誰？吳道時也。

是則吳固無子，論枝葉近疎，必以道時爲子。啓勛雖猶子行，既不爲吳所喜，必非其人。螟蛉子張，非我族類，更無論已。